

致玉兰

□ 数学学院 赵秋兰

其一

又是早春三月
再见你满院繁华
挨挨挤挤满树的花朵
在冷风里叽叽喳喳

周边冷寂的空气中冷寂的枝丫
只有你倔强的含苞
寂寞的怒放
带来春天的歌

洁白的,粉嫩的,艳红的
不拘一格美丽的花朵
点燃一整个寒冬积蓄的烈火

在寒冷的日子里里怒放
在困境中畅想
在春风刚刚染绿了柳梢的时候
骄傲地在枝头开的奔放

早春三月
属于你的季节
我们在春风里相遇
扮靓了岁月

其二

为了在早春绽放
你在严寒的冬日含苞

冬天的你只有枯枝和寂寞
要默默挨过整个冬天
才会迎来属于你的季节
那春日的梦你积蓄了一冬

早春的你能点燃一整片天地
那一树一树的花开
像一个玫瑰色的梦

花开的季节
无数人为你驻足
又有谁知道你的美始于严寒
在严寒 你寂寞的坚守

谁曾为你在严寒守候
早春拥挤的人群
不过是幻梦

爱上盛开时的你是容易的
枯枝零落时的守候
才配与你相拥



地科学院 李守春/摄



地科学院 李守春/摄

那片深蓝色的海

□ 安全学院 刘梓森

海有海的深邃, 爱有爱的深邃 —— 题记

从小,我就对海洋有一种向往。在我眼中,海,广阔,无边无际。金黄色的沙滩,五彩斑斓的贝壳,空中翱翔的海鸥,碧蓝色的海水,大海一眼望不到尽头。赤脚踏进海水中,任凭海风吹散我的头发,海水轻抚我的脚尖。我热爱大海,海是我的朋友,是我心灵的栖居之地。

我的父亲是一个经常在海面上工作的人,平均半年才能回一次家。或许是受他的影响,才有了我对大海的向往和热爱。他几乎到过世界上的每一个海滨之地,知道许多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因此,世界各地的奇闻趣事,成为我和他交流最多的话题。从父亲的口中,欧洲的古老城墙,美国的高楼大厦,澳大利亚的袋鼠,日本的寺庙……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渴望总有一天,我可以亲自去看看父亲所说的一切。他经常会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讲述他在某个国家的所见所闻,通过他绘声绘色的

讲解,地球的轮廓在我脑海中愈发清晰了,我也更加客观地了解了这个世界最真实的样子。

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父亲拖着巨大的行李箱回家。打开箱子,我总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有时是一个毛绒玩具,有时是一盒精美的巧克力,有时是几个不同国家的硬币……这些都是我眼中不可多得的“宝贝”。父亲回家的时刻,也是我们家最幸福的时刻,因为那时,我们家才算完整了。

前段时间,和同学一起去了一趟金沙湾,看见那片金黄的沙滩和海天一色的壮观景象时,我又想起了此时仍在海上漂泊的父亲。我仿佛看到了海的那边,那边的海,有一条船,正满载着货物,向遥远的远方驶去。

亲情,是一个很复杂、很深邃的东西,它无处不在,但是当你要提起它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它就如一汪清泉,清澈透明,润物无声。

人常说,父爱如山。我觉得,父亲对我的爱也如那片深蓝色的大海一般,如此壮阔,又如此深沉。

明天也是小春日和

——《人生果实》观后感

□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丽红

“明天也是小春日和”,这是津端修一先生和津端英子女共同写的一本书的名字,我很喜欢“小春日和”这四个字的含义以及它所传递的情感和人生态度。前几天,我看了他们的纪录片《人生果实》,心里颇有几分感触,于是,我想把这几天盘旋在脑海里的想法写下来。

我有个朋友常常笑我喜欢慢慢悠悠的东西,就像我的性格一样总是慢一拍。我有时候想,朋友笑我也有一定的道理,他在提醒我在人生路上要快一点、上进一点、务实一点,毕竟所有的上层建筑是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不过,也许我可以把《人生果实》这种“慢”文化理解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心灵的安适和自由,一种主动创造、发现生活中“小确幸”的自觉。

《人生果实》记录了津端夫妇的晚年生活,仔细想想,这种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有点像我爷爷目前的生活,怪不得觉得亲切感人,他们拥有自己设计的小菜园、小花园,每天读书看报,偶尔接待客人的来访,期盼着外孙女比赛能赢。他们褪去年轻时候身上的名利光环或枷锁,明白自己就是要享受生活中时时刻刻的美好,认真体会食物的味道,感受浓缩在小院子里的一年四季的变化,把一辈子总结的人生经验运用于耕种果蔬当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怡然自得,夫复何求。

关于爱情的道理

津端夫妇两人平时的对话十分可爱,他们像新婚夫妇一样珍惜对方,修一说:“她于我而言,是最棒的女朋友。”英子说:“丈夫过得好,我也会舒心。”英子总是记得给修一准备木制的勺子,修一也独自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这种对于伴侣的珍视是许多年轻人所不及的,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的眼界变得很开阔,人性变得很自由,什么事情都变得很着急,就连恋爱也是如此。年轻的女孩子也许因为对方在社交软件上说了几句好听的话,或者是在约会的时候送来了几束好看的花,便迅速答应对方的女朋友,双方相处的过程中产生了矛盾也不懂得修补,而是像厌倦旧衣服一样厌倦一段感情,像换新衣服一般更换男女朋友,事实证明,不经历风雨和岁月考验的爱情往往像速食快餐一样,容易转瞬即逝。

关于吃饭的道理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每人每天的必做之事,“好好吃饭”却鲜有人做到。电影中的夫妇二人吃自己种的蔬果,也偶尔去菜市场采购一些肉类或者其他食物,吃之前说一句,我要开动了,这种吃饭的仪式感不仅是对食物的尊重,也是对于一起吃饭的人的尊重。爸妈经常告诉在外面上学的我,你要好好吃饭,因为我有的时候回来不及或者胃口不好,会省掉一顿或者两顿饭。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常常会图方便点外卖,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这种习惯也会让人损失掉许多生活的乐趣。如果认真对待每一顿饭,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吃饭,有机会就自己体验洗菜切菜炒菜这一系列的步骤,家常便饭也会变成每天的快乐源泉。

关于做事的道理

修一先生常常告诉英子,“做事情要亲手做,边做边琢磨”“把能做的事做好,孜孜不倦,不紧不慢”。先生自己也是,有需要做的工作时就会立即动身去做,从不拖延,他认为对待自己的工作,只要自己还活着,就要认真去完成。这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个简单又朴素的启发,一旦我觉得这件事别人可以帮忙,自己就会有所懈怠,明明可以自己完成的工作,自己只做百分之五十,尤其是最近,常常这样,不仅体会不到做事的乐趣,而且还习惯于半途而废。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而我们常常背离小时候的训诫,这种三心二意的态度是很不好的。

关于生命的道理

“风吹枯叶落,落叶生肥土,肥土丰香果,孜孜不倦,不紧不慢。”这句话在电影中重复了多次,我想这也是电影的中心主旨,生命是一个短暂的轮回,就像植物的一生,发芽、生长、枯落、滋养大地。

2015年,修一在拔完田间的草后,回去睡觉就再也没有醒过来,镜头对准了修一的面部很长时间,这是导演故意的留白。我的内心虽然感伤,但是也因他这种祥和安宁的离开方式而觉得欣慰,只是,还有那些担心英子奶奶能否适应一个人的生活。而英子奶奶强忍着泪水说,不能哭,这是最起码的。当然,在修一先生离开之后,她也伤心,她说她觉得一个人很空虚,我能够体会她说的那种感觉,可是令我感动的是,她依然热爱生活,按部就班地打理着这个家,和树木希林一起拍番外节目,开导乐观,内心澄澈,她也希望自己早点离开,去陪伴老伴儿,但是她也会想,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开心一天。这是她对于死亡的豁达。

人有生死,树有荣枯,凡是自然发生的事,我们要学会接受,不管是对自己还是他人。想起《Me before you》中的男主角选择了安乐死的场景,都是把生命的来去这种无常的事情当作很正常的事,他们对待死亡尚如此,对待世间万事万物亦是如此,就像蔡崇达在《皮囊》中所说:“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这么想来,这也许是需要经过岁月沉淀我们才能懂得的大智慧。

《人生果实》记录的日子看似稀松平常,却道出了人生的真谛:从能做的事情开始,一点一滴,孜孜不倦,积累时间,不紧不慢。明天也是小春日和。

自梳

(小小说)

□ 文法学院 赵亚男

午后的太阳稀稀落落推移,橘黄色的阳光穿梭入轻薄的木房,光闪烁跳动,经铜镜又反射到碗口大的琉璃窗。整个房间波光粼粼,浓郁的温暖充斥着整个空间。

少女笔直地坐在铜镜前,小手抚摸着自已瘦弱的麻花辫,辫子毛毛糙糙的,也不长,泛着黄,软软的像小狗的毛。她太瘦了,瘦到自然笔直地挺起胸膛都需要憋住一口气,坚持十秒钟后背便会汗流浹浹。可她仍然笔直地挺着她的背,铜镜模模糊糊的,像是腻了一层油。“想好了吗,这可是你一辈子的事情,但是决定了就不许反悔。”声音苍老又清脆,她踏进橘黄色的小屋,手里攥着薄薄的一团毛巾,踱步朝少女走来。“嗯。”轻声回应,缓缓顿首,脸突然泛起一阵闷热,她好像又开始汗流浹浹。铜镜像宁静的水面猛然投入一枚石子,竟波动起来。“改天,一定去看看清晖园。”女孩黄英心中暗暗想着。

姑娘的手,像是树皮,又干又硬。她轻轻用梳子理着黄英的头发,把所有的打结的、干枯的头发,那些像长在地上的野草的头发,一点一点梳开。“你这孩子,平常也不会照顾自己,头发乱糟糟,准为我这么费劲了,我今天,给你梳顺了,以后你得学着自已梳,给自己梳得好好的,梳得漂漂亮亮的。”黄英坐在铜镜前,忘却了姑娘喋喋不休的声音。她看到她的脸,与她融在了一起,像是下雨时,躲在小屋里透过琉璃小窗看外面的雨。或许没有融在一起,可镜面太油了,根本看不清,黄英觉得无所谓计较此类小事,可她却又偏偏联想到这件小事,所以她究竟计较与否呢,她自己也不搞不清。既然在梳头发,那就梳头发吧。

发髻在胡思乱想中逐渐成型,她圆圆的脸,扁长的眼睛,柳叶似的眉毛也逐渐清晰起来,她可真是太漂亮了,不过没关系,民国十六年,如此的动荡,能够吃饱肚子吗,天冷时能够御寒吗,能够过上平平安安的生活吗?也许能吧,嫁个好夫君,或者当人家的情妇,即使丧失尊严,也足够吃饱肚子,过过快活悠闲的日子,这辈子也不白活咯。只是吧,幸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我这辈子得等有情郎等到啥时候,真等到那天,我也得饿死。只是吧,我也不漂亮。

黄英的脑袋里装着许多尖锐的想法,“我想自梳。”换句话说,“我已经能够自梳了。”自梳的结果,自梳的目的,就是这辈子都不嫁人,嫁人也没有很好过,当今战争这么乱,哪一天都会死人,都会拉人去打仗。何必呢,嫁人然后去当寡妇,给人家当活畜生。顺德这么大,来来往往,车水马龙。姑娘太小心眼了,她觉得我会因为她对我生气而远离她,可我根本不害怕她生气。我要永远待在她身边,等她不会梳头的时候,我给她梳。

小姑娘的心事,洋洋洒洒了大半生。

“好了!”毛姑娘骄傲地宣布。“真好看!姑娘真好看!”黄英没有看清铜镜里的自己,她用手摸着熨平似的头发,只想到姑娘后脑勺的发髻,她便觉得头发真的很漂亮。

“那我想去清晖园,有点远,但是我想去。”

“爱去哪去哪,才不管你呢。”毛姑娘挥着手,撇撇嘴。“早点回来,别到处野。”

“嗯!”

正值深秋,残花碎水,游人很少,院子非常寂静,黄英很喜欢这样的安静,因为太喧嚣她就没法完全使自己的情绪服帖,她永远会左顾右盼,东张西望,永远不舒展,像干瘪的雏菊,空无一人的宁静永远是她的渴求。

女孩漫无目的地走着,与一位年轻的学生迎面撞上。他脸色惨白,眉头紧皱,双手合抱蓝色包袱,穿着旧旧的青色长衫,完全不像个学生的样子,倒像个古人。可又如此年轻,如此稚嫩,必然是个学生。

“哎哟,你赶着去投胎呀。”黄英小声嘟囔着。“小声点!”学生闷声息气,应了一句。转头跑到院里亭角的一角,那里树藤繁茂,龙眼、银杏、鸡蛋花、木菠萝,藤蔓树枝交杂在一起,零落的叶子附着在密密麻麻的枝藤上,像是旧布打着补丁。学生钻进里面,正好与他青色的长衫隐隐协调。

黄英见状,不再与其纠缠。

一阵拖沓的脚步声随之而来,他们制服携枪,很是可怕。“看见有人跑过来没有?”打头的那个人问到,声音没有起伏,但时刻扣着扳机,悄悄地把枪移到黄英的面前。“见过,都没出声对不,就往那个方向跑了。”她背转过那群密密麻麻的枝藤,指着那空荡荡的门口,“快追!”一群拖沓的脚步声,往远处去了。她

盯着远去的黑白相间的“神枪手”们,站了好久,那藤蔓处的阴影缠绵,也屏息凝神着,大口缓慢地吞咽着空气。一阵风吹起,黄英感到凉津津,她又出汗了。

橘黄色慢慢被稀释,整个宇宙似乎被蓝墨水浸透。她凑到那学生的藤蔓边,“你是谁,看起来你好像很危险啊。”

“我?我是个学生,因为一些特殊的事情得罪了某些人,不过你不害怕,我总不会拿枪指着你吧,再说了,我也没枪。”

“我确实不用害怕,谁谁也不怕,就是怕死。”黄英小声嘟囔着。“那你要去哪里呢?”

“我?”学生顿了顿声音,“南昌。”

“南昌?好奇怪,为啥要去南昌呢,如果是我我就去南走,那啊,挣得多,可是姑婆不去,姑婆想一直在顺德,待在均安,待在沙头。”

“哦,也挺好的,老人家想留在这就留在这嘛,倒是你,看起来也只不过十四五岁的小丫头,怎么还梳起发髻来了呢,可以的话剪个整整齐齐的学生头也好啊,不过这样也不错,我只是感到奇怪。”

“那有啥奇怪的,我这叫自梳,今天是第一天呢,以后我不再嫁人,我想去哪就去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那也挺好的,只不过,你为啥要自梳呢,自梳一辈子孤苦伶仃,你不怕吗?”

“我不怕。”黄英心中暗暗回应着,她却没声回答。

“那你呢,你是为何呢?为何这样奔波呢,你本可以在学校里翻书,与同学零零散散地嬉闹,悠悠闲闲地毕业,找份报社的工作,或者去给那些大官当文书,去给商埠算账,那你呢,你是为何呢?”

“为了理想,为了信仰。”

“理想?信仰?”

“就像你自梳终身不嫁一样,我也有值得我终生奋斗的目标。”

“对,你有你的理想,我有我的生活,是一样,也是不一样的。我叫黄英,你叫什么?”

“我叫陈凌,今年十九。”

“所以你今天拿着包袱就要去南昌了吗?”

“对。”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少年点点头,起身轻抱着那青色的包袱,“小妹妹,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发誓既然已经梳得这么好,以后也要梳得这样好才行,世道太乱,谁也要信,谁也不能信。”

陈凌切切地念叨着,似乎是正在别离自己一母同胞的妹妹,似乎他们的血液此刻凝在一起,心脏一齐跳动。月亮渐渐现出光泽了,月光如波浪,合着心脏跳动的拍子,一摇一晃,在黑漆漆的夜的大海里,园子里的陶瓷木雕玻璃砖显现出浅滩。黄英看到了不曾见过的景象,眼前的一切,她以前从未见过,并且确切地肯定以后也不会再见。十分吊诡的是,明明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可还是毫不可惜,毫无意识,麻木不仁地轻轻吐出二字“再见”。这太平常了。

黄英挥手,“再见”二字脱口而出。

“再见。”少年悄悄回应,转身投入了深黑色的大海。

许多年后,黄英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冰玉堂与一起自梳的姐妹,在缓缓流淌的时间里打麻将。她们二十年前种下的桃椰树,仍笔直地傲指天空。

她仍然会想起之前的事,并且越来越清晰。她想起毛姑娘临终时紧紧抓住她的手,她想起自己亲自把姑娘的名字写在冰玉堂的黑纸上,她想起冰玉堂的黑纸越来越多,白纸越来越少。一位叫“陈凌”的青年,在黑夜里向她挥挥手,他手上了枪,身后有炮火。



地科学院 李守春/摄